

聖

歇菴集卷之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校友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商 濬 弟 陶祖齡 閱

書

上岳父商公

夜來尊候何似昨所欲言殊不敢盡退而思念彌不自安愚意以為高年之有微疾如古鏡之有癡痕善用鏡者但當時加磨拂令見光輝照不礙癡

癥不妨照寶惜護持自足傳世若憤薄蝕之迹施
剗削之功恐癥未盡除照已先弊矣况尊體所患
乘衰而發若專意扶衰則患亦稍歇前用參附奏
功大略可見未試之醫未達之藥雖使奏有薄效
猶慮後憂况效未可必乎乞垂察鄙言決之明卜
一二劑後猶或未覺其損繼是便恐不堪昨侯景
之喻可謂深切惟再三思之至望

答馮清宇學憲

恭聞榮主文柄不勝抃舞士習之窳久矣正以上
之人專事文藻而不以行誼爲意抑或其人本不
足以表率風厲之而至於此門下清譽直節旣炳
然一時所以建表立範者不患無其具矣僕所望
於門下者惟願少留意廉訪分別淑慝皆取其尤
者一二以示懲勸僕卽不敢遠引他人如耿楚侗
之在南畿屠平石之在吾浙諸生無不廩廩自滌
濯舊有微瑕者皆惴懼伏匿惟恐不免近未有此
也我公以爲然否

與友人

生少嬰病苦長而無成雖以文詞爲職而冗傷蕪廢無少窺見復耽味虛寂增其疎陋至所謂虛寂者雖頗愛其言實又無得也四十無聞每念如矛刺骨但其悽悽之衷誠願慕世之賢者染香蒙霧薰濡其萬一而伏在海隅所遇者復少徐文長里中人也然老矣又杜絕賓客不可函見其詩文實有深詣與作者旨脗合而世方持膚鞞爲雷同知者蓋鮮僕以爲文長之才天下後世之大且遠不患無知患在湮而不傳則罪在我耳故哀而刻之

然不意當今世遂有賞音如門下者也袁中郎禮部天才秀出蚤年參究深契宗旨近復退就平實行履精嚴然不知者或指目爲恠罔而疑僕不宐與游夫僕何人而敢與中郎游乎門下不以爲疑又亟稱之有以仰見曠識玄覽高出於夫人今茲而後僕且有援藉以信其至愚矣澹之一言乃入道之梯磴療俗之神劑是非門下靈根夙秉雅韻絕塵何以有此自古至聖大賢亦不過於世出世間之事放得下澹得盡耳僕雖不敏請事斯言造

請無期祇深馳仰

與徐魯源先生

苦塊之中忽捧使命教誨拳切若未忘其鄙陋而欲引之以明親之大道者荒迷哀疚不知所答不孝孱夫也向者邂逅武林忻奉砭療每思不惰之訓奉以不忘以爲此學斷非口耳所能受想度所能得常欲洗心退藏幾其悟入遂至息交杜口自攷自訟然儀刑日遠獨學增迷辰夕取舍皆未流影響之地過失愈多心神愈苦至若手足無措耳

目皆蒙蓋不得其一宐其無清寧貞固之效也今稍稍知非日用稍覺清快卽手足耳目都無所屬方思就正有道而忽枉來札豈勝踴躍學求自知而已儒釋皆津筏邊事到則舍矣若其跡則自難強同卽彼教大小亦自不同也不孝雖愚昧然灼知倫物卽性道不敢棄離亦不敢以此誤人願老先生勿慮也

與余少原直指

生處海濱無交游問訊若孤迥荒僻之人也門

下杖節持斧遙遙在隴雲秦樹間爲民禦暴以身
靡虎兕之牙角而不顧劬勞鞅掌不已於行乃猶
存記病夫馳使遠詢自惟無以當之其亦不忘先
人而推逮之乎生病而求安不能而廢棄不獨尺
寸之能無可用世卽所謂恬澹枯寂跡雖類之而
實亦無有其競心躁氣鋤治之而愈多此斷斷不
敢自欺欺人者也門下獎飾過甚至引署中先輩
爲比披捧之餘慚汗交下夫幽莠嘉禾難逃朗鑒
亦教之以景行之道耶敢不佩服

與余山陰舜仲

入山中爲泉石畱連遂不欲厠足城市久失造請
知能亮之人生日力苦短而昏慵之氣積習深痼
又不易除雖得靜地猶覺磨礪勁挺之難尚爲虛
度光陰耳門下食祿綰綬一邑所倚命豈屑屑與
枯槁者爭泉石之興味乃爲學哉堂皇之雜選簿
領之勤劬時時大用顯行但少有厭心怠心因觸
而動恚心因煩而起躁心卽是習氣萌生處卽是
學不得力處損之又損覺袪除稍易時卽得力時

也僕非能之者聊若言鳥少助清聽耳朱銀臺之
變甚爲金翁慮之然教我深切矣李先生廣大精
密與之居殊有益聞有下士盛心甚善或乘城南
有勘山地事借以入山尤便於請假也張世調入
剡訪海老比得回字亟稱其襟韻虛恬衷貌如一
爲他日法門梁棟非溢言也

又

使君一棹遂爲此山千古佳事不至勞乎勳賢旣
新而虛無一人大是缺事昨海老發論欲言于撫
臺延屈李先生主教事于中蓋此祠廩餼甚饒所
少者其人耳文成廟貌遺書業藉錢塘公以完誠
得贊成此事尤一方後學之幸也儻有便函幸先
事愆與之

又

別後月色極佳恨不少款道從坐白石浴素波償
此清景也掾來得教知海老尚未健令人憂念文
成祠堂記非敢避勞欲借莛叩鐘發其洪音一儆
聾俗耳僕此中尙未快然其言終類隔靴搔痒故

以讓諸能者今海門丈旣以病辭而齶臺之行又
遲速難定終當代勞敬拜命之辱見臺使直道其
故可也

又

令姊殆古所謂女士僕樂稱之敢不拜命第生傳
沒志文不相蒙請兩爲之于義乃順耳沙壅水泛
如人洩便俱閉旦夕必殞適從山中歸見稻臥水
中十畝而九萬人咨嗟云三四日不退盡爲朽腐
吳中雖赤地然人無播種之費上有賜租之條未

若吾越終歲勤動喪功於垂成郡縣格於例而不
得上聞朝廷阻於時而不及收恤其爲危苦何可
勝言聞閘口疏濬已有頭緒不知云何如幸而宣
通望其速洩迤北一帶水道多有魚箔大能障水
事亟矣願委賢能佐貳泣撤之儻未卽通利下策
惟有決海塘如用芒硝大黃以治急症雖小有損
可以活人今三邑百萬民命仰望門下拯之拯之
又在旦夕僕私謂校士雖鉅典比之救民緩急懸
甚惟門下畱意幸幸

又

昨門下有事于湯祠甫徹俎沙輒崩壞牖水卽通此精意冥感鬼神效順田收上者尚六七通計之可半獲小民庶免于流徙誰之力哉感服感服決塘真下策往歲開一線道便衝潰而去水退雖速修築亦艱此番泄水不多補苴當亦易易今可以舉事矣鄙言始近張皇然僕之筆民之口也牖口潮淤不知何以善後使無臨渴掘井之憂想門下當自有長策耳撫臺加惠真切吾儕氓士自當奮

勵以從會約希門下卽時詳定呈報祠田歸否自當聽之但會時止供茶餅如曩日稽山書院之式似尤可繼幸與諸生年長經事者酌其中制有檄報甘廷尉併希爲僕申謝聞代期尙遙此吾土之福也

又

抄書七本奉納總名王門宗旨或名王門精訓惟取其一儻有佳名不妨易也人知龍谿先生妙得師傳而於緒山語殊闊略不知其直截痛快乃至

於是把卷踴躍不覺爲之涉筆諸錄中一二長篇
亦有稍覺懶漫者似不妨裁省也容與海老再商
訂以復

答李大蘭

門下之書明白痛快真人人可知可行僕不敏雖
志於爲學而懵焉無聞門下豈閱其愚又憂其卽
於外教而思拯之耶僕雖至愚其不敢外人情棄
人倫以爲道則亦聞門下之說而信之久矣獨疑
所謂人者必非六尺之謂而舍六尺之軀何者爲

人故深疑而密求之至今未得其說也易曰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孟子言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不獨言物情而先以神明之德不獨言人
倫而加之以察何也且人倫人情從人而言之也
旣不知人亦不可以言察倫而類物情矣願門下
明指六尺之內六尺之外何者爲人僕願請事焉
與何泰寧親家

我翁居畱曹挺挺自致不爲世俗浮湛而比者聞
臨江新政又顯化導爲事何寬嚴各適如此焦弱

身者集 卷之十一 九 本館藏
疾好持論其於倫品礪直無虛美而獨稱門下有
古人風範任事不阿曲昨語以新所聞更共忻忭
也今天下殆非無事救時之傑將必有究三靈之
奧旁通獨出者非我翁其誰哉齡新學晚進幸居
散不關世事讀書講論且得賢師友差用自慰但
鈍根劣器終無成立爲門下羞葭莩之餘必有以
督誨之至祈至祈

與何越觀

近溪語錄已寫出共得八十葉無一語不精妙無
一字不緊切真人天之眼賢聖之腮我朝別無一
事可與唐宋人爭衡所可跨時其上者惟此種學
問出於儒紳中爲尤奇偉耳若得梓行甚是盛事
龍溪亦曾看出或并二家與趙大州李卓老合作
三冊更妙龍溪語知者或悶卓老語不知者或嗔
若并刻須擇其不悶不嗔者乞與尊公商之垂示

又

台山博大幽深鴈山奇峭森爽兼以蒼嶺仙都江
嶼南明之勝洞心悅目生平未有恨仁兄不同此

遊耳聞新構規模甚壯恭賀恭賀時詘舉羸雖吾
兄撝謙之語然多事多費時爲之亦自不易制度
未宏後可增改寮舍未備後可增設若造端太侈
末力難繼彼時所憂不但物力正恐身心交逼有
無量愁苦耳事已決定弟何敢阻撓但願詳加斟
酌可已者已之可減者減之可緩者需之使常有
餘財餘力勿以養人者害人至祝至禱昨過嶧就
室中訪海門丈疾土屋方丈卽弟家臧獲所居亦
華於此深自愧恧以道德爲華美以宇泰爲寬宏
雖似老生迂談而審已量力亦世諦中要圖也

與蔡虛臺

江南淫潦異常方千里間野無寸艸聞上江亦復
然不知小民何以及歲敵郡雖小稔而米價且踊
田間行有艱食之歎所恃明使君在上勞來振救
使不聚而爲盜如弟輩者皆得安枕以樂其饑徼
厚惠矣居今之世所以釀亂召禍者靡事不有第
少一凶歲爲之驅耳此真當事者之憂也弟比歲
多病兼以老母久臥牀蓐醫藥無可恃日在恇懼

中而妄語云云真痿不恤緯也

與我明弟

別後得來教具悉精銳之意間於南來者知一二
進修之槩甚爲助喜學道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但
生處熟些子熟處生些子自然合轍大慧老人斷
不欺我吾輩心火焰焰思量分別殆無間歇行而
不及知知而不及禁非心體本來如是蓋緣無始
時來此路行得太熟耳今以生奪熟以真奪妄非
有純一不已之功何異杯水當輿薪之火哉然所
謂工夫者非是起心造意力與之爭只是時時念
念放下去放不得自然須有著倒一句無義語時
時提起卽是念念放下之妙訣也愚近日依而行
之深信舍此無法亦甚覺省力此是三教中了心
性的第一神丹一超直入的祕旨儘你自負見地
高妙的亦儘是用得著莫漫然以道理支分坐在
無事甲中令結習濃熟處益得其便以知見風吹
嗜慾火送入鑊湯鑪炭中去也幸與諸弟姪共商
訂之

與幼美兄

入都後人事甫畢卽有文字之役制敕三百員人各四五篇亦千餘篇矣精神索薄日不暇給至三月盡方得息肩攬鏡自照忽有數百莖白髮心血耗竭已有徵驗資藉筆頭餘潤囊中稍腴口衆費廣亦無幾羸回顧空乏之處不知所用反患不足竈兒得鋌金輒不復歌弟似之矣都下得勝友數人日逐會聚甚有益不意指目遂集乃噤不敢偶語一二白肴先去爲望弟初指討差爲抽身之計

而朱相公苦心相規竟爾中止蓋暫假金馬門爲避暑地耳入秋便圖乞身薄相之人官至宮僚千足萬足惟已躬上事毫髮未曾夢見四十無聞言之刺心豈宐以有限時日付之軟紅塵土中消歇邪儲山先生與越大有法緣而吾宗尤盛蓋自先世來所未聞未見者老兄倡起之功大矣此事不屬意與願究之圖之無負此番趨向也

又

得歲杪所寄手教甚慰護生是最上福田而苦無

生全之術雲栖大師創二池吳下頗倣而爲之然
穿池治垣地怪勞倍未有樹山爲藩疏石爲淵網
罟永辭靜深可樂如茲地者也曹溪曹山皆佛祖
隆化之跡名義偶同殆有夙記給孤流水二長者
兄兼而有之矣菴名當如本願弟當求趙中翰士
楨篆曹山護生菴五字奉上

又

圓悟老人語較妙喜殊平實吐心直示無一字覆
藏願精覽諦思之小叅法語書札尤易看也涼月
平湖葉舟凌泛佳事可繪亦復可詠梅水拜賜第
覓茶具求炭於市頗益勞耳小館獨坐恐炎月無
此涼處有佳况可過煎茗也

又

弟臆說耳然深信百姓日用處卽聖神地位處聖
神地位處卽學者人手處何者無思無爲不容有
二也雨後定涼爽曹山之行敢偕杖履

又

下方酷熱此山風月涼爽如清秋無由分餉耳弟

比與李先生共宿大殿一燈耿然先生中夜起坐
達旦眠者何得自逸耶新閣何似去年夏月得逃
暑便是仙人不須他名刹也

又

弟每歲飯食粗足猶半倚質錢乞貸方可度日若
目前無收舉家且枵腹豈獨當爲邑人計乎前傳
海塘已決茲辰族人有於郡中見者云塘決卽爲
居人所塞以理度之必開塘後水不甚行故地方
借潮患名以復壅耳古云千之是潰於蟻穴如
隄穿溜注豈土人所復能施力邪適又移書會稽
令力陳艱危之勢請其親度要害喻居民以槩派
修築不煩以一夫半鑲之意想能見聽但不知有
益否耳

與姜養冲大參

僕病廢餘生萬事灰冷獨一念尊賢樂善之懷未
死耳雖巷絕車轍門無魚素而於海內所稱大賢
名友時亦儼介於夢寐遊談於神想每念家住海
壩身嬰沈痼當世失之抱恨終古恒用耿耿門下

操履類紫芝倫鑒類有道任天下重惟恐不勝日
義勇爲惟恐不及類魯連子僕向往高風積十餘
歲矣曩者友人王生登龍而歸盛言門下對語移
日拳拳乎有慕乎聖人之道怍怍乎若望而未見
也僕以是彌用欽服以爲今之士占一長居一善
若懷重寶躡峻岸往往負恃凌厲而不能釋門下
所韞藏而表著者體備乎古人行兼乎時儔而退
然不有獨繫心廣大之域冥神冲漠之表此豈以
一世豪傑自命者哉王生又言門下獎及固陋至

有溢美意者門下謬取其膚而未察其裏邪僕病
似隱拙似靜困而求通似志道者而其實無有年
近五十茫未有聞此不足畏者耳至驗諸心境之
交幽微之地卽所稱身心俱隱神跡等超者豈易
語邪是月王生復與其族子文學君過舍於是益
聞所未聞文學君又備述門下知眷齒頰餘潤時
時及之念僕何人得此於有道者且媿且懼古人
有言重擔荷須有硬脊梁僕非敢自謂無志於道
也病在力軟氣弱耳若門下真所謂有力大人誠

奮然以大覺覺民爲已任則千古聖統端有賴矣
管黃魯直蚤悟木犀因緣至後行黔南道中所疑
氷釋文成大業亦始基龍場竊以此爲門下今日
祝如僕輩千百亦復何益然不敢不勉以累門下
知人之明也

奉吳本如憲長

越視寶婺不咫尺自病夫視之尚在天上也客夏
具狀走一力敬問起居行至蘭谿而返知道從以
入賀行矣蓋淪隱山谷耳目如有蒙之卽當途舉
動皆不聞也洪河之潤靡不漸被然外臺總憲校
鄰道尤親明湖鷺嶺野人杖笠且發夕至於領教
更爲易易仄聞榮拜無任忻躍所尤幸者雲栖山
得大力外護一衆有賴夫名下難居雖甚盛德猶
懼不免言之可太息也

答皖城門生

足下妙年高才取科名如拾遺都試再不利天所
以大其器也然歲月易失進德修業欲及其時僕
所望於足下豈僅僅一南宮上第哉明其在已以

措諸天下此有本之學不可不勉也僕性昏惰數
年山中但成軒擲冉冉將五十言之增媿比以母
疾憂懼彌無佳抱匍勉湯藥差勝萬鍾耳得翰惠
深荷存記率爾附復念無以益子然子之鄉有吳
觀我先生在焉足下時往受教可也

答倪雨田太守

翁丈宏猷遠局宐近處股肱地令緩急可恃賴者
海甸壯遊聊爲之兆然國家饑渴賢才之道不宐
爾也居常想珠厓絕境若三神山仙真所宅而謝

開美來言見翁丈家報備陳謠俗異乎所聞及拜
台札又見視民如傷憂勞鞅掌之盛旨蓋廉士酌
泉仁人求瘼宐若斯之勤耳弟孱劣日甚加以家
慈多病寢宿醫經藥裹之中况味可知身似鄧攸
翦紱夢蘭徒成虛語仰孤厚愛如何可言賢郎少
年穎脫文價甚高併以爲賀諸不一一

答閩中某學憲

都門時飶至教媿粗浮之質不能微細請益求所
謂精義無二者別後索處時有懲艾雖欲一聆藥

石之論豈可得邪七閩文藪自見羅先生過化以
來當有聞正學而興起者門下妙契師傳都作人
之任如春陽敷布百蟄具啓想多士蒸蒸化爲鄒
魯矣生比以母疾絲頓日侍牀幃間都無曩日樂
聚之懷第此念耿耿未嘗暫忘每中夕興歎未知
膠解冰釋在何日也門下何以教之慎軒兄數年
山居獲終大事雖遵養時晦德施未光於罔極之
思足以少慰比歲亦有數番音耗病後揮染適美
如前體中當復大佳川越萬里合併何日抱茲酸
苦逃虛谷中得來翰奚啻聞足音而喜但華藻工
麗貺惠隆厚當之增慙耳

答李夢白公祖

拜命以來念當走一力若上奉函稱謝併請益大
誨以開迷惑而淪隱慵惰遂循未果亦坐先慈久
病經營醫藥皇擾數歲意不及他今則喙息艸土
中孃然苟活而已臺下不以爲罪再枉教之若眷
焉閱其愚而誘進之以道何幸何幸不孝根性鈍
昏雖志無岐慕而執泥過求失之逾遠哀苦之餘

差有放下處不敢自謂能信亦庶乎所謂知非而能改者但無緣就正有道盡挾迷雲朗然天日耳入都見中郎兄希爲致意日後相會或稍堪共語也臺下妙契精深天材宏遠方當康濟時艱身勞天下豈暇從沈冥之夫課魚鳥哉

答門生

昨袁禮部差人賫至公函深感存記先慈夙患痰火去年加劇終歲迎醫問藥皇皇擾擾至冬杪火勢稍退妄謂之瘥不知元氣與火俱盡矣獻歲頻爾虛劣以至不救僕孱夫也恃母爲命田居無它娛以養爲歡今已矣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向讀之不知斯言之悲也使遠辱言念風樹魚索之言華詞豐貺祇益涕泗餘復何道哉大邑新政想見休問惟嗇神葆和鳴絃無煩爲祝

答陶不退廣文

曩歲見鼎甫於李先生座其矚沈沈然若重負厚疚愁絕不堪者知其爲力叅士也龍湖龍去吾黨各星散一方於菰蒲中再得手教及會鼎甫談

曩日事悲慨之間獲此二喜慰抃不能已已鼎甫
言吾兄近况甚悉羸博後知似續事頗復冒懷不
肖年邇知非此念灰矣近亦以母命殷篤復有所
娶病軀不至爲累但累人耳先人祠事昨緣守者
告急詞意慷慨以大義相責不得已有歛令之牘
茲仗洪庇廟貌未改復省無交之求所得良厚也

答袁儀部

張世調翰吉三至會稽坐間數推服吾兄云守貞
神澹明儕中所僅見深切喜慰男子一具骨不帶
些子俗氣方有立也南曹清暇正可讀書親善友
想見德業日駸駸矣僕近以母疾殷篤日伏牀第
殊無好懷至身外毀譽頗無所芥蒂也

答耿常熟

山中再蒙嘉招病守坯戶未及趨命而道從旣被
召北行青雲濁潦彌歎睽阻舍親邗長洲傳至教
劄乃榮發百冗中見寄者仰知門下睠顧殷厚復
甚於鄙人懷慕之私也侗初如淨器一遊虞山迺
滿貯甘露以歸昨過會稽推服高雅不啻其口長

安相聚幸益鑪冶而成之生異日由侗初以私淑
餘教與操篲負墻寧有殊邪

答何士抑公祖

山澤之癯如枯株朽荻自明公蒞郡蒙被春陽以
有生色軒車既返則小山之跡愈淡都賜之遊幾
絕矣以僕疎簡當明公優隆之遇持一鳥羽仰酬
山嶽又強效短才以贊鴻集狐裘羔袖爲懼滋多
豈期大雅含弘不遺僉細溫言厚意屢形簡札又
專使遠賁投以鉅編病悴之餘辰窻夕燈奉以卒
業幸至厚矣恭聞虞奠已終祥琴將屆不勝慰浣
彼此俱家食而仰煩損惠何以當此病中方臥巖
屋無以侑緘偶有見餉香藥者謹撤奉聊將微意
而已

又

明公勵精勤事越人類能述之而文詞爾雅於爰
書中具垂訓誥越人又類能誦之辱惠新刻遂覩
大全不獨教僕以文復詔之政事矣何幸何幸山
居無事披對大編如庇宇下且藉以緩懷人之憂

也諸不一一

與董玄宰年兄

昨吳門邂逅喜出意表病夫難後會欲爲吾兄爲
一日畱而不果當來之期知在何許邪楚材信奇
兄茲遊如羽獵於雲夢之澤以縱心快意獲多中
雙爲遊戲三昧耳官場中打扮由人跳弄由我兄
於此中有無芥蒂願實以告我弟支離如管祭酒
美官而苦無福分端坐受人拜揖幸而得辭依倚
老母之前所謂飲水亦飽但年事蹉跎素絲在鬢

生平所期猶如隔壁聽語惟苦心焦思中夜興歎
難以訴人耳近始見紫栢老人語實有證據處恨
當時不曾一覩其顏論今夏聞朗目亦坐脫去彼
上人者故自不凡此衲滇人兄似未見之也久懷
赤城鴈宕之奇茲秋之杪始荷策一往從永嘉江
溯惡溪眺仙都鼎湖而歸歸始半月夜夢猶時在
青冥之巔鴈山奇詭台山高廣不覩鴈無以知山
之變體也不覩台無以知山之富也恨吾兄在遠
無由仰同又恨無佳詠高文發揮靈祕奇繪妙翰

染濡烟雲爲山川羞耳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視
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邪近日課程可以告
兄者惟此然以已事不了漢從事遊走亦非分舉
動也

謝劉參戎

生平慕劉葉孫胡諸君子之盛苟得踐石門苔已
爲厚幸况喬木千尋附以蘿葛豈夢想所敢望哉
猶子夤緣幸爲鷲嶂翁門壻又以髻鬣賤息仰托
懿親儒生單儉榮連華閥大愧非分而夙管景行
先詰之志藉以盡酬仙郡德門風謠淳固又得竊
其餘芬施於後裔其爲欣荷豈可云喻邪九鼎片
言敢忘洪造

答諸暨令

長安披對退而私喜今日乃見龔黃召杜於眷宇
之間生後古人不爲恨矣生枯羸愚鈍爲聖朝廢
物退安隴畝棲宿具安耕牧餘生尚煩邦君齒錄
以愧以榮管何生命楫於都賜張子通梁於東郭
誠以風期遠契不以語默爲涇涇也明公赴召之

明齋集 卷之十一
辰願竊附斯義道傍有斗笠而造者幸一爲停車
焉

與蕭若拙廣文

曩者一再接道範於燕市至今懷仰不忘比從海
門先生遊聞門下嚮學甚切任道甚勇以此彌願
請益而僻居溪岫無復緣會怒如朝饑靡以爲喻
金君將命以使者辱敝廬獲捧來札慰甚慰甚然
所以獎引之者則過隆矣越自龍溪先生旣沒微
言將隕賴海門丈復起而續之其行義嚼然尤足
以重道而信於世故雲從之徒或不及往日而疑
謗亦復寡矣生賦質暗弱染指於斯旣十餘歲而
力不精猛坐成跌蹉百年幾半懷願未盈每中夕
而興撫已慙惕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
之不立名非我期但得此中快然庶可長瞑每歌
斯言不覺淚之承睫也門下儻憐而發之覆乎婁
東密邇幸時惠藥言

與夏鶴田都諫

使槎遠出不久弟亦歸耕然仁兄受侮之狀時亦

聞之獨計天道助順蹈海之行當夷於陸處耳復聞微有驚恐意不如此不足以盡大壑之景態供壯遊之記述邪世事轉眼卽休險夷順逆今置何許人情變幻譬諸大魚跋浪天吳駕風今噩夢已破寄之一笑而已來教縷縷具悉近况至伸於不爭尤見汪度遠識迴出夷等敬服敬服弟之病廢亦不能而止者耳敢驕語貧賤自附於隱遯邪

答程君房

自惟先君子之有一日於新安也至於今四十餘稔矣士大夫不以遠而遺棄之視僕依然若其昆季夫朱轡阜蓋而臨吏民者何郡無守而先人獨得此於貴郡哉每感風謠之厚輒欲泣下以僕之猥瑣其文詞無足采錄在門下宜知之稔然猶拳拳於使命者蓋先大夫之以也病餘久不爲詞賦輒趁筆書雜語七章以疇來貺博一莞而已

答求墓銘友人

令祖墓銘久滯來諭聞以僕故遂愆吉日罪更深重僕本昧劣不足以當委任而多事多病勉強詮

述殊失倫次但今爲傳誌文者奇浮蔓延務爲備
密如畫生者嘴距毛毳件件描摹總視反失真神
兼千色人行詭趨絕維其手作合成一種唐宋諸
名家豈有是邪僕雖不足言文而於今先祖誌中
不敢爲煩悉語猶此意也吾丈以爲然否

答張濬源

樂善如吾丈其所謂皇皇仁義者邪僕實慕之仰
之猥鄙之質不足以託交好河海容納謬蒙眷存
情禮殷重非可言謝入都後塵容俗狀遂疎裁候

秋仲湛然禪師至伏荷瑤札重以珍賜彌增其愧
後房佳音何似僕焦茅也不足復言而仁丈如竹
方苞如瓜方蔓又德以漑之禮以耷之何患種族
之不繁哉湛然見地超詣徧行天下當無其比今
居城外端坐著述此中名賢皆知皈信也知念之
附白

與朱石門親家

田居時均有縑經丘壟之戚跡遂疎遠比行過枉
車從執手數言復爾遠別念之悵然山陰自杜祁

公後二三百年川嶽之氣醞釀鬱積俛得而失者
復更數人而後潛發於太翁老師盛德大業曠世
相映不獨邑子末學微藉光寵兩邑山川且賴以
吐露姿色况濫從華貫雅托師門如弟者哉但多
病潦倒天之所廢隨牒長安中數牽鄉夢夏間欲
假使命以便歸裝業有成言矣會老師入朝曲垂
敦譬至引大義以開蒙吝復爾中柅然性若野麋
如不任轡策何時事如此朝賢相聚惟有竊歎執
政柄輕責重正使臯夔比肩惟有調和補救之方
耳而世方持激切以廟上上下下之間殊未可旦夕
而浹也老師精誠洞格物望素歸須以積久自當
有不薦之孚耳

與潘庚生

鄂祠之會喜出意表直以歸興已動不能久相周
旋爲恨耳足下旣用詞賦成不朽之名而復操排
比之文與寒生角尺寸竊謂非宜久矣何見事之
晚乎袁中郎以禪廢詩復以律廢談禪僕二事皆
不及而亦效之於詩甘取近代於禪甘居小乘所

謂小兒法取小淺語真吾師僕之謂矣足下詞壇
稍暇願稍畱心反照何如

奉劉右吾公祖

古循良之政多得諸資具非關學也於臺下始見
學問中政事矣夫愷悌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
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
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能辦也生也幸得執管代
言將明 上所以崇顯循吏之意如畫工摹其父
兄而弟子稱其師宐其最工以肖乃求似而反疎
者固材識短淺將亦至愛難宣深誠莫飾有若天
海然而不可摹繪者乎愧之愧之里中學會獲微
寵靈一振起之寧直諸士之幸文成遺緒實有弘
賴焉

答錢仰山居士

學道無成輕涉世路正如膠舟適海僕弱根淺解
耳宐杜跡一丘以求自信而浪爾輕試奉命祇役
於此境風所薄觸輒搖動每中夜捫心而念曰學
人乃宐爾邪蓋未嘗不澁悔痛責自恨其失計也

所冀迷途不遠急還初服耳高齋造謁飽諳道味
每懷仰不能去心鎖院中獲與次公共事顧無間
可奉詢近履忽得佳訊浣慰何喻大刻謹領試錄
二冊附呈正足供道眼一笑也

答江西費生

今之爲儒者對仗帖括而已尚不知有詞賦而况
其超乎觀足下之志不措夫今而游乎古不澤乎
貌而覃乎衷何年之壯而材之多也僕辱陋殊甚
嗜僻而不逮古好談而不中實又纍然在疚何足
以當足下之盛義雖然嘗謬以科舉之伎售矣以
所知對而不知者闕焉其可也佳藁謹涉筆以答
下問厚幣歸諸使者餘惠敬領荒毀中不爲長牋
希垂亮幸甚

答葛雲岳

弟不揣量投身市朝如父放之馬忽就羈控驚頓
震軼步武都非回思剡中汎舟丈室笑語之日殆
若夢回而尋廣樂之響岸失而追花洞之踪恍然
恨身世之迷謬矣卽擬拂衣言邁人事乖舛輒爾

學有集 卷之十一
滯雷仰羨飛鳥俯媿游魚管人之情宛然見之明
歲春夏之交將捧杖屨以從高躅冀山雲溪月鑒
此心耳知郎君有待試之喜秋戰先登直是餘事
曩歲文禁設而屢弛今茲似在必行苟句字之疵
願言甚慎此不佞裏言也

復姪浩生

世人終日誦聖賢書不知聖賢爲何等人學是何
等事及以資助利欲掩飾過憊今得遇哲人知功
名富貴外別有一項正經事務所謂般若若有經耳
之緣今日之聞熏卽他日成聖成賢之本如一星
火種斷有燎原之日莫自輕也雖然有志丈夫豈
肯姑待明日况來生來劫之遠乎幸相與共勉之
僕倦鳥也纔山林便圖歸宿秋冬之間俟我爲池
上之游耳

登第後寄君奭弟書

別來又逾兩月旅中惟有老父母在念他無所苦
也吾弟資性開朗吾無他憂惟以吾家世謹厚庶
幾漢之石氏獨爾兄稍不類每自勉責終不能改

嵇生謂讀莊老益重其過豈是故邪然心中甚惡
之不意吾弟殆甚金人白圭可爲良規居斯世者
惟重密可以免弟子之職尤以謙退爲本千里遺
書願少加意勉思此言何先生長者可法其談說
多有自得當虛心領受吾小時聽師講授草草都
謂瞭然掩卷之後了無所有今方知之已爲人所
忌憚不肯爲說復將何及弟當以此爲戒舉子之
義當先入體局調其氣脈使修短適節疎密稱情
然後運之以新藻行之以古詞如人看目髭鬚尚
不能具何暇議粉澤哉吾庚辰歲從太倉劉師受
其繩削及於痛哭是冬游京師諸名公便爾相許
正吾弟之年也勉之勉之恢拓之才而加以沉厚
蔑不濟矣都下束帶縮綬而馳者多有十八九少
年勿復以笱日童心自處不勝倦倦

又

歲裏得信知弟已就姻殊慰旣已有室又處甥館
甚非髫年比須凡百謙謹爲上吾少無絕人之性
兼之弱稟縣力多病所攻展卷握筆日無幾何何

所超拔於世而遽叨謬至此然自惟可以爲弟程
法者亦頗有一端吾弟所知見吾平昔於世紛稍
澹貨利嗜慾少覺處之泊然博奕技術都無所解
恣心所念橫口所言鮮有旁及雖數月不講枕經
歲不課文殊無束縛生澀之苦所以得有今事者
亦或由此吾弟明利過我而虛憍輕脫亦過之前
書懇懇可爲良規作文之道雖以平粹爲體然必
鈎深極遠出之淺近若因循陋轍自稱捷徑一涉
熟爛不復可振救矣戒之戒之長兄旣南還當議
歸家共學作人贅壻而能不廢課業弟必不能如
我初第之後百冗具集直覺其苦不可支諸凡不
能悉

又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旁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
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
逸足反暴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
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
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奇言平詿誤後生

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旣披啓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曼曼乎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范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

古不平不奇乎特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杼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并其一篇一句亦非矣予雖不足及此於中亦少有領略弟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固蹇拙慵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又

吾弟以弱冠之年能強勉學問何慮不就而以年
長無成懼終身沒沒何志之銳而詞之甚也吾所
謂有志者似不然無務速成無躁未獲則可矣吾
年如弟時意見不廣其詞意亦大抵類弟然終無
益反以取敗後此惑少解平日隨分作課亦不急
急兩試時又俱遘疾病不欲入場爲人敦迫惟願
了一項事得失之心已閒然矣其屬文信手填寫
無檢點顧望而反得所求此吾弟殷鑒不遠也既
得之後正復無大味讀書做人之事全未起手因
笑向時迷陋視一科名爲究竟地正如海師妄認
魚背謂是洲岸真可痛也吾弟聰明空蚤悟蚤爲
勿似而兄也閉門造轍出門行萬里言科舉業者
何必京師乎學於四方者曰聞見在京師也之京
師者曰翰林也又取其有時名與其曹所推者則
其人吾見之矣其未必足以裨於吾弟也亦或然
矣但善飲不必登糟丘能食不須倚屠門吾鄉多
君子其有告吾弟以不足者卽名師也譽爾詡爾
者不以爾教者也不然則無以勝弟者也善爲文

者自古以來凡數公爲舉子義者自明以來凡數
公吾弟欲開拓見聞爲法程師匠豈有不足顧不
肯耳大凡看人文字須知神表吾同年郝楚望諸
作能投棄繩檢恣心橫口枯者必腴死者必活直
透此機何題可縛何世俗非譽可動哉

又

近課何若稍得寓一目於古人否吾向時爲流俗
所誑誤意亦薄唐宋以下文今略看之多所賞愜
以此爲小進益吾弟讀古書能得其符會處千花
萬艸總出一杆則知白雲黃澤卽今山歌科斗篆
籀法同行艸尚何古文時義之別乎不通古而欲
襲今如拾人敗繒可作錦段否

甲午入京寄君爽弟書

文之平淡者乃奇麗之極今人千般作怪非是厭
平淡不爲政是不能耳來書云心厭時弊思力洗
之甚善但不可失之枯寂恐難動人目此是打門
瓦子亦不可大認真切忌舍奇麗而求平淡奇麗
不極則平淡不來也吾歸志本自未動足時已定

楞齋集 卷之十一 本齋癸
昨雖決去尚以一二友人戀戀難捨今袁伯修有
南補消息絕無粘帶矣水路淹緩到家或須在冬
仲但在此甚閒歸家後反患多事耳

又

最上一乘法門雖飽參者宿未肯信向我母向年
一讀壇經卽有領入處非夙具靈根豈能若此管
張魏公母秦國夫人於大慧狗子無佛性語下得
豁然大悟故知此事本非難構讀書人聰明聞見
自塞自礙耳世尊法華會上止度得一龍女約而

言之只自信得自家及便是許多絡索只爲學者
無端捏怪不肯本色去所以三乘十二分教有種
種說不知者執爲實語轉以爲難大非諸佛祖接
引本意也我母若直下信得自家是佛每日禮拜
持呪與量柴數米俱是自己佛光明自己佛妙用
無是無非無二無別只此便無生死便無涅槃便
無凡夫便無諸佛矣吾弟可以此意時常宣說壇
經外惟圓覺經直截明白弟可順文解說與母親
聽之吾比來亦少進每看經語覺與舊大不同亦

一驗也弟亦當努力精進三國演義所謂只許輸
不許贏只許退後不許上前是參禪妙訣

又

近有一奇聞令弟知之蜀大宗伯李崇軒者長兄
座主也去秋李公子應試成都未放榜先歸於山
谷中遇一風道人攔馬首大言曰你不中你不中
馬某已作解頭矣李不勝忿欲毆之道人笑謂曰
你莫打我我會稽陶與齡也生惘然不知何故然
素熟我名怪其相類歸以告宗伯公公曰嘻此吾

南都所選士而今編修君之兄也死矣何以至此
哉因大驚愕及開榜日李果黜而解元真馬某惟
哉怪哉豈吾兄真不死邪尸解而去邪死者形而
有未嘗死者馭煙雲而遊八極邪人之所悲者死
所慕者神仙之術死而仙是以天死易長生天死
者其假而長生者其真也語至此悲矣而烏足悲
哉此事同見者六七生而聞而傳者盡蜀中士大
夫人人能言之也真邪妄邪人世浮幻豈可致詰
形神兩僞夢覺非實長生短死俱爲寐語吾烏乎

真吾悲喜哉然亦勿以語人所謂癡人前不得說
夢耳

又

世人多言風水能爲禍福不可不竭人力吾不謂
禍福之說爲妄而決決知其人力所不及買妾喻
甚切吾又有一喻如舉子入場屋命運若利惟取
悅主司兩目卽成進士矣若欲徧持所作盡有日
者使皆譽而無譏天下當無一中選者况三百名
邪新地惟當與一二知者決之不必博謀然覓一
二真知者恐亦不得奈何奈何知其不可奈何則
命也

又

吾近與袁伯修先輩及同好三四人遊從甚密雖
未能了當大事而受益不淺且消釋拘累共逃於
形骸禮數之外可謂極樂此事大段近時特於腳
跟下體究必有曝然碎然之日若向外馳求與自
生退屈豈有長進袁公亦言尚有不疑之疑須於
虛空中大踏一步方纔淨盡此豈世俗儻侗禪耶

此事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情解不知是無記故
謂之向上一路不通凡聖豈是難是易進得退得
的吾弟正月書勉我甚是而自安於不能知真妄
生退屈也退屈者是沈萬三道貧妄認者是鴉愛
子馳求者是東宮太子讀書應舉皆可笑也暇時
於楞嚴圓覺當時時鑽研不可放過

辛丑入都寄君爽弟書

吾本嬾人投入鬧市百冗交集兼以代言之職應
答不遑意甚苦之近東朝初建講讀俱應備官應
補者五人而吾資序居首深懼不免若兼此任則
勸講演綸一身兩役身心之瘁可以逆知奈何奈
何慎軒諸人舊有講會其人率醇篤者但未見可
爲吾師資若已者處難得宏益亦可懼也

又

王性海已至此六七日矣此兄戒定成就又有警
地處不獨今日少比恐以前諸老未有及者卽見
地相同而行履保任亦須讓之吾輩對之只有慙
愧一時同會俱至誠君子然是未得第秀才以此

前書有若已之恨若性海兄則不特過我且有天
鷲地蚓之隔矣斷是及第後人矣恨吾弟不在此
耳聞袁小修亦將到朋友之盛一時獨絕所苦者
爲職務所嬰每日畫幾個葫蘆便已過所謂終朝
擾擾竟夜昏昏徒有羨人怨已一片熱心較諸索
居時覺有數分開意三月用寶後可漸息肩當打
併身心效嘔西子不知得無虛此願否

又

卓吾先生雖非真悟正見而氣雄行潔生平學道

之志甚堅但多口好奇遂構此禍當事者處之太
重似非專爲一人卓老之不宐居通州猶吾輩之
不宐居官也有逐我者旦夕卽行無之亦當圖抽
身之策大約不出此歲自顧身外之物已無一足
戀獨分內事又斷非鬧中所能了者昨與六休書
言學道之妨於官猶居官之妨於學兩妨而兩無
就又不若專心勢利者猶有一成也此語良不欺
弟當早晚待我於稽鏡之間耳王大行直是生知
安行之流其於三學俱不習而利恐前生自果位

中來不獨如戒公作子瞻也趙太常苦心既久新
有發明大有自在處俱非吾輩可望其塵影者大
行稱靜虛所見高於太常雖非大徹亦駸駸乎逼
真矣吾所苦心雜非深居屏緣必不可使有高官
美譽汨沒十年豈復堪料理邪近日工夫雖不專
一而慚愧尅責之念頗真視官之有無覺不甚輕
重於衷正好趁熱下力也

又

卓老之學似佛似魔吾輩所不能定要是世間奇
特男子行年七十六死無一棺而言者猶曉曉不
已似此世界尚堪仕宦否慎軒已上病本得旨
照舊供職隨與坊局諸公同時遷秩而吾亦在內
翰林官以五品爲尊吾外度形貌內揣材能斷斷
乎可以止矣時下討冊封差十已有一七八分可得
第畏炎熱恐舟中難住當臨時消息也

又

昨會鄧定宇令兄詢知其孝友事因默愧恨若吾
輩真粗人耳凡避勞好逸皆病之大者而向來反

以爲佳此大錯也定老去時無大疾自寺中昇回
端坐而瞑但口言大是奇事想是淨報現前與中
拳拳勉其嗣子又言造化已在吾手去留儘由得
自近心源欲梓其遺書大似撒得開者生平無虛
費工夫故能如此耳

又

貧富雖有數存然吾不患貧患無以處貧與共貧
者須有貧規模與貧內助卽顏氏之田亦足以給
簞瓢而供祭祀矣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婦與四
十官婦爲人儘柔和近有福而不能纖嗇照管則
同若我又不足言今日罷官明日忍餓定然之理
必當另打一小小規模拚人嫌恠庶是長策耳

又

傳司業見地甚實同年中所無得渠來意氣精猛
數倍淡悔他時悠悠無成此件大膽亦不濟小心
亦不濟如羣盲共行雖有勇怯終不若眼明者便
利明眼人行路小心大膽俱不足言矣若向往而
恇怯擔當而鹵莽其病一也

又

自信一語極是極不是但自揣於生死上確然去得目前夢覺上去得得失毀譽上去得不依怙四大不依怙六塵緣影空虛中自形自色方說得箇信字耳宗風淪替極用心有得者亦祇是七成八成性海行解甚妙一二公案商量輒可笑之甚不知何故信乎不是小可法門也

又

此間諸人日以攻禪逐僧爲風力名行吾輩雖不掛名彈章實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約攜手而去吾意輒欲先發而時入夏候舟中暑毒易生疾疫老母在堂識者僉云母重名輕挨至秋涼斷斷行矣名場難入青山白水是吾故物閉門二三年打併此事雖未必徹去亦有所成勝悠悠火宅中多矣所惜者諸友皆一時之雋相聚無幾輒復散去勝緣難合深足慨歎王性海已討差慎軒杜門告病皆半月內行矣石梁太常洎墨池兵部大約是秋間同發也王趙居處非遠後會尚長惟黃巴

子一分袂便是隔世可恨恨耳性海真修真悟與向來一派大遠明歲渠約定至吳越弟叩之自知也

又

儒者之闢佛久矣最淺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昌言闢之矣卽最深如陽明龍溪之流恐人之議其禪也而亦闢之又何恠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名叛而實近也如陽明龍溪而後許其闢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

明不借言闢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明道雖真闢佛而儒者之學亦因此一變其門人亦遂歸於佛矣二先生者真有功於佛者乎吾輩只是無真叅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段決了胃網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憮邪

又

兩日前得淮府矣來回不上一年跋涉可厭然以身以世以時事以親心以友義以便於學道以進

退不終日之幾皆宐速不宐緩又得乘傳而行免
借關擾郵傳皆便計也袁中郎勸我無出今始悔
之劉幼安勸我韜晦今始信之然早能抽身猶不
爲失策耳

又

吾討差中止擬入秋便作歸計第以慎軒尚未發
去須索稍先後或且圖南轉旋爲隱遁此身一屬
人只求退亦不甚易也聞吾宗諸兄弟共立講會
甚喜解悟之分前賢已詳言之所謂死後活絕後
甦方是真活欲寫中峯錄內數篇寄同志者蓋昔
輩之言不足取信此老定不欺人試看之於今人
硬差排良知者同否只此見聞非見聞此關不易
打破也

又

黃慎老已得請十一日出都城矣從此便可杜門
裹足雖萬人如海若涸轍寸鱗然誰相與响沫者
吾歸興終不減第歲裏外與去之名目俱不可知
弟勸我早歸極是而云須一一處分令各得所則

豈有歸日哉金陵山水清淑意樂居之姑乞閒曹
以南或中策也

又

貢宮庶至公安會六休兄弟云大穩實脫灑一番
疑後自當有一番著落也春間其家人夢石浦公
對乃翁言慎軒不至兒不行比及玉泉則葬有日
矣其二弟遂邀慎軒題主公安人比之范張真是
奇事吾三人者必空王劫前有香火情而會聚不
久輒爾分散生死契闊言之痛心海門先生及諸
社友佳否幸爲致意世間惟道德朋友是真餘悉
假僞正會時不可艸艸匆匆也

與湯霍林

此在界中無地可以避事無事可以避謗所謂游
於羿之彀中不中者幸耳僕與足下所以避事避
謗者畧相同而事與謗反或隨之亦何庸避哉宗
婦被奪理不得不言其言而惹事惹謗旣不得而
豫避矣其謗之得行與否與後事之利鈍又豈可
豫擬乎僕近日有族叔都憲公棺爲人所斲事變

辱者集 卷之十一
既大而敵甚勅僕知分理不應坐視耳其見仇受
累當不減足下今日僕痴人也嘗念一日眼允落
地恩仇毀譽了無看處拚以大地作彌日受如雨
之矢而無傷焉足下以爲何如事稍暇過湖上一
看爲佳望望

又

昨附數字於姚江趙生當已達先君謚典久缺時
爲痛心正月間見祠部類補之疏竊謂所議在三
十一年以後不敢妄冀遂爾默默近得諮訪文冊

始知先君尚在議中喜懼併集喜者謂先人平生
清苦乘時闡發沒且不朽懼者身沒旣久知交落

落失之今日後難再圖足下固寡交有可與言者
願勿愛也先人名德清醇體與道合新安之治同
於召杜居南臺時抗疏論咸寧侯奸狀幾蹈斧質
終忤楚相以歸生平廉直無一介妄受一紙妄干
恐一時諸賢少有及其完粹者此事固非子孫所
宜言然不言人亦不得其委悉也新安去思在士
大夫之口得數人昌言之其功萬倍於子孫言之
徽寧錯壤足下有相知居要路者乎幸爲愆吏之
也李老師處生亦有啓事足下爲我往謁一商其

可否者舊惟少宰知先人獨詳少年後進恐遂不相識願以少宰言爲明徵也生奉老師書不敢瑣屑故皆爲足下一詳言見時無苦其煩幸甚幸甚生身病母老不獨不忍出亦不能出何意復有官詹之推叩欲禿一力都下似爲營身又義不容默故托族姪便附數緘更祈密之

又

周少宰先生附至翰賦深感存記積毀之後身名兩全以足下事益信有天命居易者具巧行險者

奇拙耳僕歸田來頗適老母懷抱亦大舒展惟不廢參藥今力尚足辦也家居雖力求簡靜而人事亦復不少入山中淡月復出出輒牽率不易入足下高枕大槐安國中亦足避世不必言解組也人生歲月難得一生中又最不易得閒能閒者復難其人然以難留速往之歲嘗而徒供媮惰尤爲失策僕與足下所交勉者何在耶思之母失時也古今典章此詞臣職業逐日須逐項定課程料理之與同心者共講求之尤佳此非迂非俗正如州部

吏事案牘耳若昏昏莽莽虛度日子此乃迂俗其
也春間以母親久病禱於補陀而都下盛傳其
溺死大可笑然海行殊佳政足一死其寬者纔若
錢塘餘如湖如沼如港如汴大略行兩山間無甚
危險其間城郭村墟佛殿僧廬之盛有盛於海內
者信偉特之觀聽浣濯垢塵開拓襟宇之壯游也
足下聞之爲神王否秋間擬入台宕以故人爲守
稍不便且中止欲俟其上計時往游然明歲事亦
豈易定哉從從姪崇政携室北游入甯監其室又僕

女甥也此文僖孫幸時時教誨之諸不一一

又

舊役及小价北來兩辱手教謝謝經經之言素耻
虛僞然非足下善詞與親朋見亮之厚安能超越
格套遠遂所請自得俞命家慈眠食爲安且又金
緋在躬舞斑之觀有加於管但朝廷厚恩不知啣
結何日浚用愧念耳在路多岐以今所觀日新月
異李師猶復不免可爲永歎比登秦望絕頂下視
城郭黦然如稚蠶之箔於是中乃有無限鬪爭不

亦可笑耶達人會物爲已如蟲禽之過耳雲煙之
過目何憎愛之有居鬧場中正宐常作是觀也王
體知已佳單思視艸勞役自倍但莫令壅滯取辦
旦夕自不至病舊早以三月初至恐小疏不得請
故畱之二旬其來往之勤良亦可念有可爲地處
希勿有愛併請

又

舍弟以秋仲舟行謂其緩也當就陸禿者寄訊而
遂成蹉跎至九月盡復有台宕之游所至皆足下

舊跡惟江中孤嶼及仙都石筍諸勝頗爲創獲然
病夫眼前無事胃中復少憤恚不平之感所樂當
倍足下往時而我旣非子焉知子樂之何如耶擬
作記語患題目太佳又怕出手草具寄奉一笑耳
近日意緒何似讀何書作何事業所嗜樂何在有
何交游幸一一示我僕比來無大長益惟反躬訟
過之念時在夢寐髣髴終無幡然之日竟

爲虛生用是憂懼耳老母舊疾覺去七八辰昏相
依近又取小舍弟女女之時一撫弄此皆現前之
歡也紹明已得補官去但出春明門卽是樂邦矣
舍弟想時時相會願賜教焉外姪邵武令入計附
問不旣

